



曹文轩 儿童文学艺术中心
Caowenxuan Children's Literature Art Center



国际安徒生奖提名奖、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、
中华优秀出版物奖获得者荣誉奉献



孤独的洗礼

曹文轩 ◎ 著

全 国 百 佳 图 书 出 版 单 位

ARTIME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

名家自选精品系列

孤独的洗礼

曹文轩 著

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孤独的洗礼 / 曹文轩著. —合肥: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, 2015.6

(名家自选精品系列)

ISBN 978-7-5397-8063-4

I. ①孤… II. ①曹… III. ①儿童文学 -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①I287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5)第 089331 号

MINGJIA ZIXUAN JINGPIN XILIE GUDU DE XILI

名家自选精品系列·孤独的洗礼

曹文轩 著

出版人:张克文 策划:何军民 责任编辑:陈明敏

装帧设计:薛芳 责任校对:冯劲松 责任印制:田航

出版发行: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<http://www.press-mart.com>

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E-mail:ahse1984@163.com

新浪官方微博:<http://weibo.com/ahsecbs>

腾讯官方微博:<http://t.qq.com/anhuisheonianer> (QQ:2202426653)

(安徽省合肥市翡翠路 1118 号出版传媒广场 邮政编码:230071)

市场营销部电话:(0551)63533532(办公室) 63533524(传真)

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本社市场营销部联系调换)

印 制:安徽国文彩印有限公司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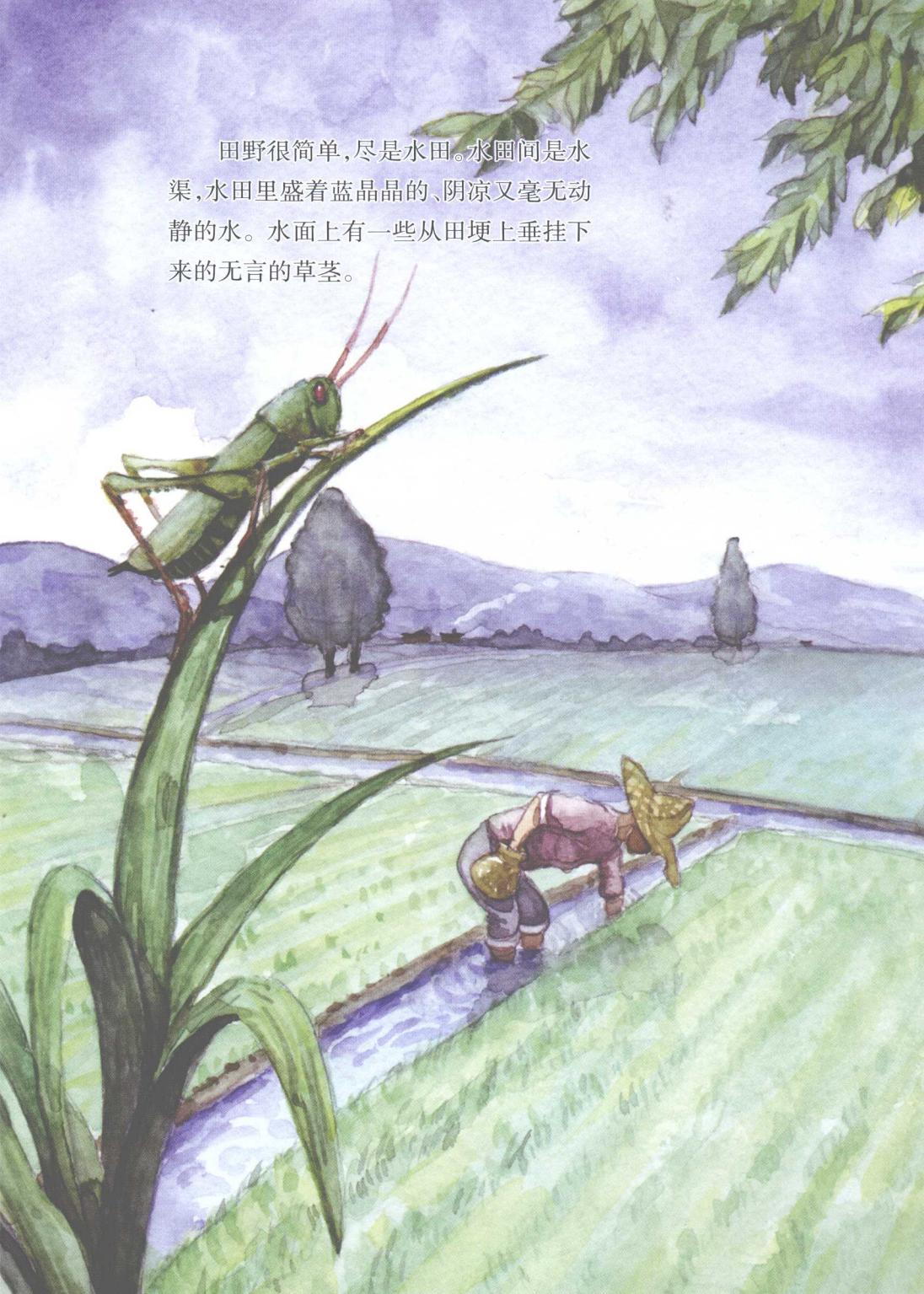
开 本:635mm × 900mm 1/16 印张:13.25 插页:8 字数:131 千字
版 次:2015 年 6 月第 1 版 201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397-8063-4

定价:18.00 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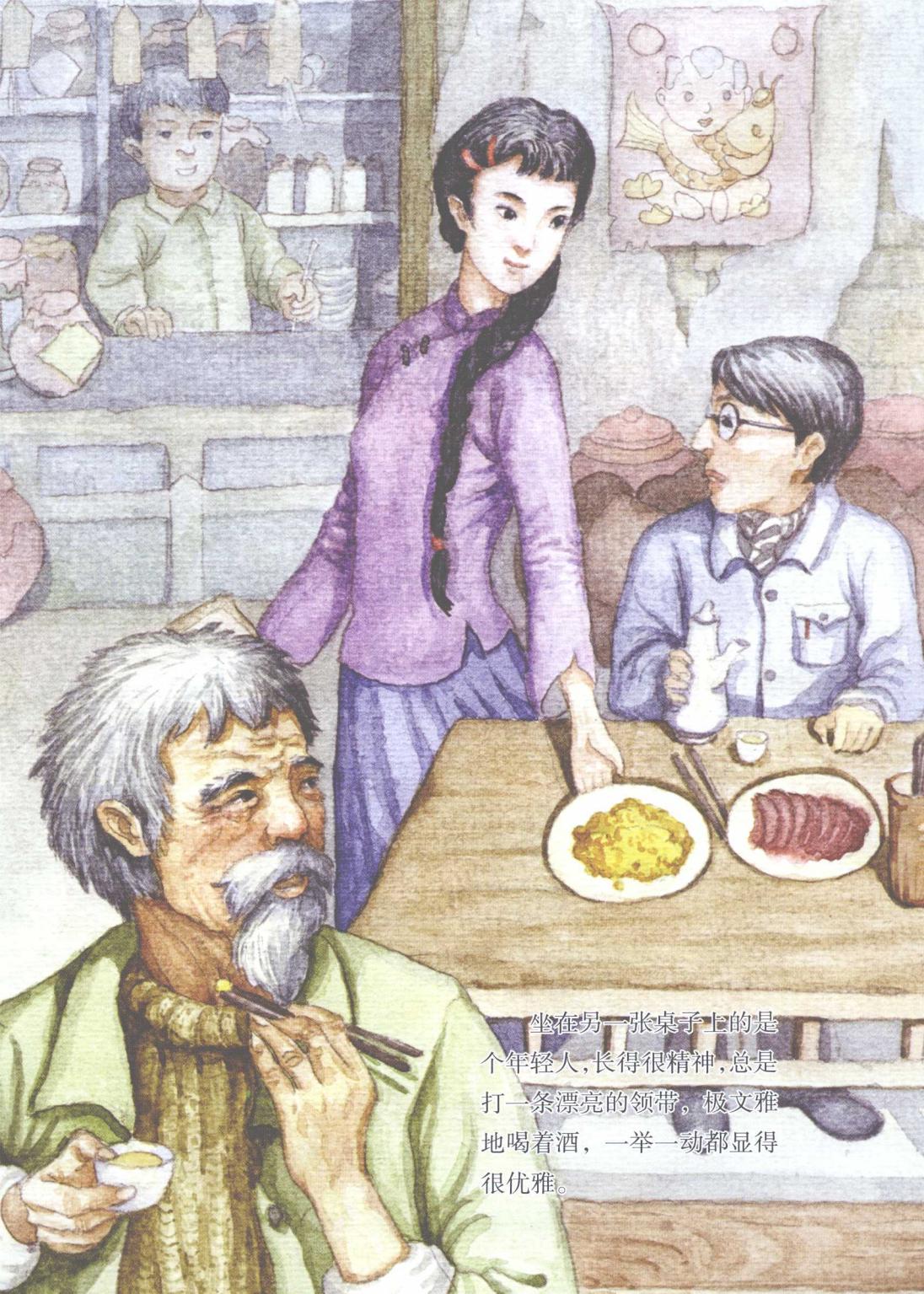
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

田野很简单，尽是水田。水田间是水渠，水田里盛着蓝晶晶的、阴凉又毫无动静的水。水面上有一些从田埂上垂挂下来的无言的草茎。





它的那只独角朝天竖着，拴在
它角上的第十一根鲜艳的红布条，
在河上吹来的风里飘动着……



坐在另一张桌子上的
是一个年轻人，长得很精神，总是
打一条漂亮的领带，极文雅
地喝着酒，一举一动都显得
很优雅。

A colorful illustration of a boy and a girl in a natural setting. The boy, on the left, is leaning against a large tree trunk, wearing a striped shirt and green pants, and playing a yellow acoustic guitar. The girl, on the right, is sitting on a large rock in shallow water, wearing a white short-sleeved button-down shirt and red shorts. She has one leg propped up and is looking towards the camera. The background shows more trees and some yellow flowers.

我们沿着河岸往前走，到了一片河滩，我们坐下了。我倚在一棵老树上，她把脚伸到清澈的河水里。我弹，她唱。

目 录



麦子的号叫	1
黑鸽子	31
灰娃的高地	54
第十一根红布条	81
阿雏	93
城边有家小酒店	118
暮色笼罩下的祠堂	142
三角地	155



麦子的号叫

一

当麦子牵着他家的牛，溜溜达达地走在田野上时，谁也不会想到，不久会有稀奇古怪的大事在他家发生。

这是一头少见的白牛。

它现在已经老了，基本上不能再干活了，也没有什么活可干了。如今的农活已很少再用牛了。麦子家之所以养着这头白牛，纯粹是因为麦子家的人舍不得丢掉它、处置它。

麦子一出生，白牛就在麦子家了。

那时，它只是一头小牛犊，是爸爸从东海边买回来的。爸爸用了五天的时间才把它带回家。那时，它刚断奶不久，还没有习惯离开母亲，加上淘气、贪玩、脾气大，一路上，爸爸又哄又呵斥，甚至加以打骂，才总算把它赶回家。



当爸爸将它赶到村头时，全村的男女老少都围上来看它，因为它长得实在漂亮可爱：一身白毛，没有一丝杂色，在阳光下闪着亮光，粉红色的鼻子，琉璃球一般的棕色眼珠，蹄子也为棕色，像打了蜡一般，有玉的光泽。

麦子早在摇篮里时，就有了关于牛的记忆。

它走到了他的摇篮边，好奇地看着他，围着摇篮走了几圈之后，伸出长长的舌头，在他的脸上舔了几下。他觉得痒痒的，蜷缩在摇篮里。爸爸过来，要把它撵走，可怎么也撵不走，它就是要待在麦子的摇篮旁。妈妈对爸爸说：“它不肯走，就让它待在这儿吧。它也还是个孩子呢！孩子喜欢跟孩子待在一起。它是头牛，不是一头狼，不会吃了我们家麦子的。”爸爸就不赶了。后来，它就卧在了麦子的摇篮旁。麦子的身子不住地打挺，要从摇篮里起来看它。妈妈知道他要看牛，就将被子围成一个窝窝，又拿来几个枕头在被子四周垫了垫，让本来躺在摇篮里的他坐在了摇篮里。他就用双手抓住摇篮的边，趴在摇篮上看它。

后来，妈妈发现，在麦子哭闹时，只要把小白牛赶过来，他马上就会眼泪汪汪地笑起来。

长大后的麦子居然能向爸爸妈妈讲这些往事。事情有点不可思议。爸爸说：“你就净胡扯。没听说哪个人能记得还在摇篮里的时候的事。”每逢这时，妈妈就会把手放在麦

子的额头上，试试他有没有发高烧。可是，麦子就是有鼻子有眼睛地说着，有些细节还会被他描绘得清清楚楚、极其仔细，仿佛那些事情是今天早晨才发生的一般。

麦子会走时，牛也长大了，可以下地干活了。

当牛要下地干活时，麦子一定要跟着，若不让他跟着，他就会哭闹不休。因此，麦子小时候的许多时光都是和牛一起度过的。爸爸扛着犁，牵着牛走在前头，麦子就骑在牛背上。牛下地干活时，麦子要么跟着，要么就坐在田埂上看着。

轮到牛休息，放它去吃草时，爸爸或是把牛绳交给麦子，让他牵着它，任他领它去哪儿吃草；或是把缰绳缠绕在它的角上，让麦子骑在牛背上，任牛自己吃草去。

骑在牛背上时，麦子看什么，都和走在地上时看到的不一样。他很喜欢骑在牛背上看这个世界。他也说不明白为什么喜欢在牛背上看这个世界，反正就是喜欢。常常，不该是骑在牛背上的时候，他也骑在牛背上，比如吃晚饭的时候，他特别喜欢骑在牛背上吃晚饭。他先爬上牛背，然后让妈妈把饭碗递给他，牛便慢慢地往外面走。牛好像知道他想去哪儿——他要去村头。当他和牛走到村头时，会有许多也端着饭碗的孩子走出来看。麦子稳稳地坐在牛背上喝着粥。

一个孩子双手端着一只大碗骑在牛背上喝粥的样子，



给村里的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，很多人到现在都还记得。吃完饭往回走时，月亮已在天上了。四周很安静，只有牛蹄叩击大地发出的声音。那时，他抬头看看月亮，就觉得月亮离他很近。

打谷场上放电影时，孩子们总要扛着凳子去，可麦子从来都是骑着牛去。骑在牛背上，谁也挡不了他的视线。有时，他也会邀一两个伙伴骑到牛背上来看，那一定是他最好的朋友，比如田瓜啊、细柳啊。

麦子、爸爸、妈妈都有着无数关于牛的记忆，有些记忆终生难忘。

那年发洪水，上游大坝突然崩溃，大水一泻千里，直扑村里。人们纷纷逃到高地，而麦子那时还在远处放牛。妈妈哭了起来，不肯往高地撤，要去找麦子，被爸爸一把拉住：“只要他跟牛在一起，就没有事！”爸爸硬把妈妈拽到了高地上。就在爸爸妈妈几乎都有点儿绝望时，麦子骑在牛背上，在无边无际的大水中出现了……

现在，它老了，确确实实老了。

麦子牵它到田野上，只是让它看看它从前耕作过的土地，看看它从前和麦子一起玩耍过的地方，看看天，看看河，看看天上的鸟，看看水里的船和鸭子，还有它喜欢钻进去的芦苇丛……

麦子家的人早在心里说好，要一直养它到终了。

虽然，爸爸有时会很生气地说：“老畜生，该杀了你！”

爸爸生气，是因为它老了，脾气变得很古怪。身强力壮的时候，它从不用角顶人，特别是面对孩子时。那时，它简直不像一头牛，而像一只羊。到老了，它反而顶起人来了，竟然还顶孩子。还有，它连口味都变得古怪起来，放着鲜嫩的青草不吃，却去大口大口地啃带石灰渣的泥墙。那天，居然把麦子的一条小裤衩儿吃掉了！

不知为什么，爸爸在骂它时，包括爸爸在内，全家人心里却都酸溜溜的……

二

爸爸从油麻地镇粮站回到家中时，麦子正牵着牛一路玩耍着往家走。

昨天，村里几户人家一起，用了三只大船，把各家今年收获的麦子运到了油麻地镇粮站。今年是个丰收年，每户人家卖出去的麦子都要比往年多不少，价格也比去年高，一家一家都很高兴。当时，唯一让他们感到有点遗憾的是，粮站没有能够当即付款。粮站的人去信用社取钱了，但没有取到。信用社的工作人员说，粮站没有提前向他们打招呼要取一大笔款，所以他们没有准备，只能等到第二天去城里银行取来一笔款，才能给粮站。当粮站的人告诉村里



人这一消息后，村里人有点生气。粮站的人连连道歉，说第二天中午之前一定付款。村里人说，他们离油麻地镇有十几里地呢，都不愿再回来走一趟。粮站的人说：“你们不必都来，只需来一个明白人，代大伙儿取回去就是了。谁家多少，一笔一笔，账都很清楚。”这么一说，大家还能说什么？不就隔一天嘛。让谁代表大伙儿来取这笔款呢？村里的人商量了一下，都同意让麦子的爸爸来取。

麦子的爸爸精明，会算账，做事情也牢靠。

今天一早，爸爸背了一个包，就去了油麻地镇粮站。

款已从信用社取出了，粮站如数付了村里人的麦子钱，一共是两万八千五百三十二元。

爸爸当着粮站人的面将这些钱数了三遍，直到坚定地认为一分钱也没少给之后，才把这些钱装在了一个带拉链的背包里。往回走时，爸爸没有敢斜挎这只包，而是一直把它挂在胸前，贴在心脏跳动的地方，并用双手抱着。

昨天，他已在粮站与村里人说好，今天晚上，大伙儿都到他家来，一家一家地当着众人的面，把自家的卖麦款取走，也好都聚在一起高兴高兴。

现在，距离晚上将近十个小时，这笔款子放在何处好呢？总不能将包就这样挂在胸前直到晚上吧？爸爸唯恐这笔巨款有什么闪失，不知道究竟要把这笔款子放在何处了。放在褥子下吧？不行。放在柜顶上吧？不行。放在抽

屉里吧？更不行。无论放哪儿，爸爸都觉得不妥。

爸爸来到了牛棚，见麦子还没有将牛牵回来，说了一句：“这两个怎么还没回来！”就在他准备离开继续去找一个藏钱之处时，偶一抬头，他看到了梁上挂的一只篮子。

爸爸的眼睛亮了一下。

说是牛棚，其实是个几十平方米大的简易房屋。它连着麦子家的住房。早先，它确实是个四面没有遮挡、只在上面盖了个草篷子的牛栏，但自从牛老了之后，怕牛在冬天时禁不住寒风，爸爸就请了几个亲戚，花了四五天的工夫，砌了土墙，将它变成了屋子。

已记不得那梁上的篮子是什么时候挂上去的了，也记不得将它挂在梁上是干什么用的了，大概是因为这篮子破了，可家里人又舍不得扔掉它，于是就随便把它挂到了一个从梁上垂下来的钩子上。那钩子本来是用来挂耕作用的工具的。

篮子上落满了灰尘。

爸爸笑了，想：把钱放在这篮子里，也许是最可靠的，谁也不会注意到这个篮子，谁会想到有人会把这么一大笔钱放在牛棚里呢？

爸爸把钱从包里取出，用几张报纸包好。他搬来一张凳子站上去，还下意识地看了门口一眼，然后才将钱放进那只尘封许久的篮子里。



站到地上后，爸爸向后退了几步，很为自己选择了这一藏匿之处而得意，吸了几口带有浓烈牛尿骚味的空气，长长地吐出一口气来。

他笑了笑，拍了一下巴掌，扛着凳子走出牛棚。

那时，麦子牵着牛已经走到离家很近的地方了。

爸爸叫了一声：“麦子！”

麦子叫了一声：“爸！”

麦子将牛牵进牛栏，把它拴在了柱子上，然后从栏外抱了一堆它喜欢吃的干草扔在它的面前，说了一声“我出去玩了”，便走出牛栏，往村里走去。

正是下午四点多钟的光景。那时，村里的人正像往常一样，在忙各自的事情：在地里干活的干活，在河里抓鱼的抓鱼，在树荫下打牌的打牌……正在收拾农具的爸爸忽然有点儿不放心那梁上篮子里的钱，便放下手头的活，走进了牛棚。

因为光线偏暗，爸爸一时没有看清眼前的情景。等他稍微适应了暗淡的光线后，眼前的情景不禁使爸爸大吃一惊。

那篮子掉在了地上！

“钱！”

爸爸立即冲上去，捡起篮子，发现篮子竟是空的。

爸爸立即浑身哆嗦起来。他扔下篮子，在地上那堆干

草中胡乱地翻找着。最后,他把这些干草抱起来,然后让它们纷纷落下,再抱起来,再让它们纷纷落下。这样抖落了几次之后,他又把那些干草抱起来,用力抛向空中。

干草沙沙沙地落下。

“钱呢？”

爸爸立即疯掉了,呼哧呼哧地喘息着,在牛棚里到处找着,又不时地跑到牛棚外面,大声地喊:“钱!钱不见了!”

那时,妈妈在外婆家,麦子正在村里和田瓜他们玩呢。

爸爸把手放在冷汗淋淋的额头上,在心里对自己说道:“别急别急,好好想一想,好好想一想,是不是记错了?是不是记错了?没有放在那只篮子里吧?”

他又立即冲进家,把先前准备藏这笔钱的地方,一处一处,反反复复地搜查了几回。还有几处他先前根本就没有动过念头的地方,也搜查了几遍。转眼间,家里就被搞得乱七八糟,仿佛曾遭强盗入室抢劫一般。

爸爸的眼前忽然浮现一个情景:牛在反复地咀嚼着什么。

他立即冲进牛棚,几步冲到牛跟前,揪住牛鼻子,将它的脑袋提了起来。然后,他捏住它的鼻子,迫使它把嘴张开,手一下伸进它的喉咙,一把抓出一堆烂乎乎的东西,仔细一看,是已经被嚼成烂泥一般的报纸!

爸爸把手中的东西甩在干草里,将手在裤子上擦了